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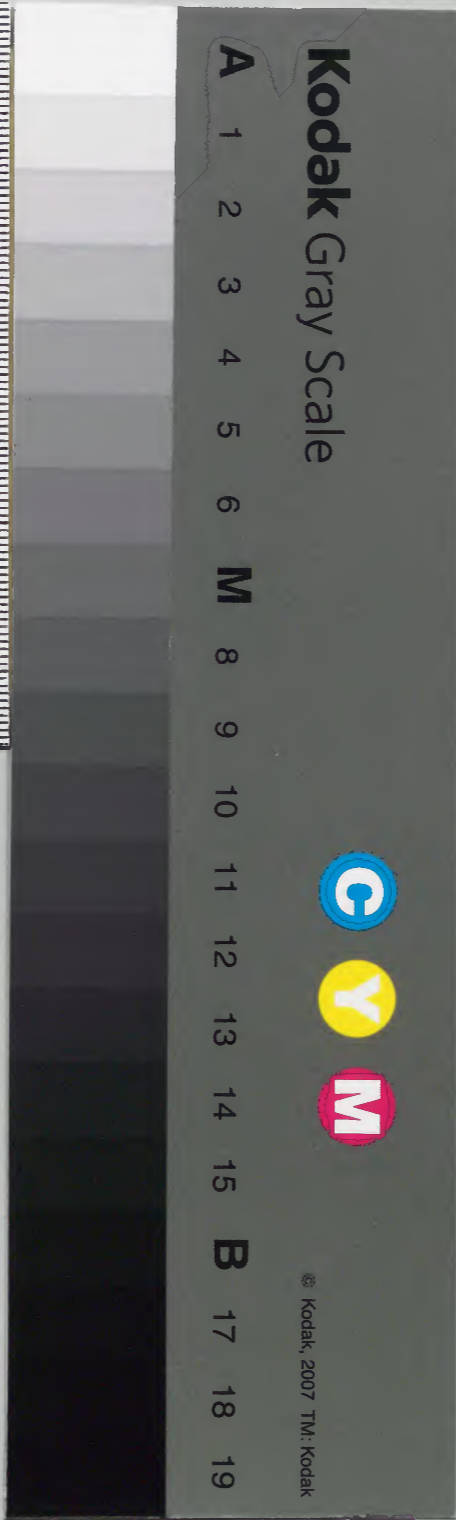
朱子文語纂編

二

			漢書門
	二五〇九		
一三三九			
一〇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二五〇九			漢書
一〇			
九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09
冊數	10	(2)
函號	298	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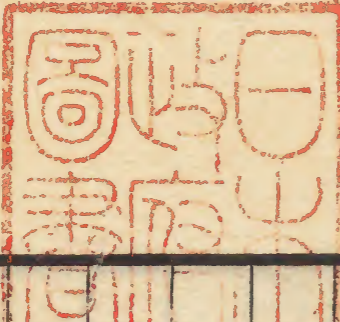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二

凡三百七條

行宮便殿奏劄曰爲學之要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



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急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循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

文集

下同

答張欽夫曰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逕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墮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

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
答張欽夫曰。子澄所引馬范出處。渠輩正坐立志不彊。而聞見駁雜。胸中似此等草本太多。每得一事。可借以自便。卽遂據之以爲定論。所以緩急不得力耳。近來尤覺接引學者。大是難事。蓋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又有此等駁雜之患。況其才質。又有高下。皆非可以一格而例告之。又曰。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正惟此處爲難耳。

答張欽夫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卽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

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和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答呂伯恭曰。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饒饒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

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為盡善若用有所不周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

答呂伯恭曰仁說近再改定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為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

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邪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為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別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摩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却謂此說正所以為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

答劉子澄曰學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亦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至矣大抵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

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與劉子澄曰。別後惜取光陰。須看教滿肚疑難。不能得相見。相見後三五日說不透。方是長進也。

與劉子澄曰。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

答陸子壽曰。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

答陳同甫曰。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

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旣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

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

答陳同甫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前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自孟子旣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

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

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攬金銀銅鐵爲一器。不惟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

與郭冲晦曰。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

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又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

答林謙之曰。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

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寔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於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答江元適曰。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

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答江元適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

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

答林正夫曰。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后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

朱子文語集編卷二
成耳

答許順之曰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鶻崙吞棗向來李文說鐵籠罩却之病恐未免也

答許順之曰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

答魏元履曰尋常讀書只爲胸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答胡廣仲曰動靜二字相爲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前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諭又有動則離性之說此尤所未喻蓋人生而靜雖天之性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

欲其可欲。則豈嘗離夫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無靜。則或失其性耳。又曰。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

答吳晦叔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至至之。知終終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

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命之時。固已知而能

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爲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

答石子重曰。熹竊謂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

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循先儒之說也。答石子重曰。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仁之問。

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

答李伯諫曰。承論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

也哉。至於易之爲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

答蔡季通曰。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卽其已合而晰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在。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旣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嘗爲一身萬

物之主而私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但當論其善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據之以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為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論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與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梁文叔曰：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

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瞶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

答江德功曰：聖賢之言。意旨深遠。仔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復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少有沈浸濃郁氣象。又曰：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己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又曰：大抵只是日前學佛玄妙之見尚在。

故以理爲外。以事爲粗。而必以心法爲主。此是義理本然大差。繆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尚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曾實下工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爲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況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工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熹之鄙意。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卽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功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卽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卽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說。亦請先罷穿鑿已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說與德功不同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仔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辨詰。亦庶幾

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

答吳德夫曰。承論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旣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鶻而問無齒決之譏也。易之爲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爲終始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已發未發之時也。此其爲天人之分。雖殊。然靜

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爲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
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
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字意義
分明而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廖子晦曰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蓋如
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
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接事物處理當如彼而我所以應
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
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

答廖子晦曰曾點一段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已極詳明蓋以其
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至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
實言之則既曰行有不揜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哉聖人

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

便爲至極而無以加也上蔡所記伊川與之答問天下何思何慮一段語意亦正類此然則學

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之所

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顏子爲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

欠闕橫渠先生所謂心要弘放文要密察亦謂此也

答廖子晦曰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

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

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

物而後將心思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於學

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

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
耳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

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源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

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

答呂道一曰。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

答黃直卿曰。別紙之喻。如此處心甚善。然亦似有先立標準之病。

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非獨建立事功爲然也。如此則知處不期寬而自寬。行處不期遠而自遠矣。試更思之。

答呂子約曰。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剋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呂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于不重。則不威。其意何如。答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如此。先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答呂子約曰。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

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

甚邪

答呂子約曰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於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答呂子約曰只是不曾子細看先橫著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己說則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瞞過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如此則只長得私見豈有長進之理

答呂子約曰所喻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強實履爲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功夫鑽研勘覈教透

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差舛却不汲汲向此究竟而去別處閒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又聞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閒過歲月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效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功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即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邪

答呂子約曰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

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話說也。

答呂子約曰。大抵學問功夫。看得規模定後。只一向著力挨向前去。莫問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又却計較以爲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

答林伯和曰。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旣無博文

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囂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

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斷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苟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

答陳膚仲曰。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答滕德章曰。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

答潘端叔曰。示論講學之意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慤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遊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

答鄭仲禮曰。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

答程正思曰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事。

答董叔重曰示喻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

答黃子耕曰以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答吳伯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

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

答吳伯豐曰閑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狠。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功夫。此不可不自反也。

答汪長孺曰旣云識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虛心平意。玩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奇特。庶幾可揀。

答劉公度曰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為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稍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答胡季隨曰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有所聞見處。却可闊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夫。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

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

答胡季隨曰大抵為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為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答胡季隨曰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答項平父曰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為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為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

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攖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答王季和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

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答陳正己曰。示喻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

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
十四五時。卽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
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
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覆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
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真不妄也。

答郭希呂曰。示喻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
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躡等言之。則鄙意有
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
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
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熹竊願昆仲相與
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
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

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
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欲橫生。
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又曰。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
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
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
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
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
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
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衆事之根本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
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
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

朱子言學論卷二
為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為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

答李時可曰。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為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為。皆如無有也。蓋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為虛偽。又豈復有物之可言哉。

答包詳道曰。觀古人為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是則必平正。緣不是。故有險耳。

答陳超宗曰。為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為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

答徐載叔曰。所喻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弃本逐末。為害等爾。但此等物。

如淫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爲通人之蔽。不當以是爲當務。而切切留意也。

答葉正則曰。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旣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撐拄。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又曰。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源。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惟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

答方賓王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答方賓王曰。所喻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答陳師德曰。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

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

答李子能曰。為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

答徐子融曰。講論是非。正為自家欲明此理。不是攻人之惡。若理會得是。於自家分上儘有得力處。若看錯了。即終日閉口不別是非。剗地不是矣。

答吳斗南曰。心不耐閒。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正為此也。

答輔漢卿曰。此箇道理功夫。本不可有間斷時節。目下雖無人講貫。自己分上思索體認。持守省察。自不可頃刻虛度。如此積累功夫。則其間必有所大疑。亦必有所大悟。一旦相聚。覲面相呈。如決江河。更無凝滯矣。

答度周卿曰。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答林德久曰。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答曾光祖曰。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卽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答曾景建曰。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爲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況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及於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卽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覆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

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

答杜貫道曰。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卽便提撕。卽自常在此矣。

答余國秀曰。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

朱子文語集解卷二
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已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
答孫仁甫曰。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
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
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
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
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
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
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
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
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
有所就也。

答朱岑曰。前書下問之目。皆所當疑。但當自其近者。以次詢究。通
其一而後及其二。則疑之釋也有漸矣。若衆難羣疑。輻輳於胸
中。僕懼其徒爲此擾擾。而卒無開悟之日也。

答或人曰。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
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來。便謂只此便是良心
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
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
察而遠避之也。

答盧提幹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
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
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
胡子知言疑義曰。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

化行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灑掃應對爲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灑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

名堂室記曰。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

暇夫外慕哉

跋黃仲本朋友說曰。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

朱子文集卷之二
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余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

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

讀唐志曰。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

朱子言集卷之二
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至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

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愈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

朱子文集卷之三
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

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失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

答鞏仲至曰。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岐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又曰。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

嘗問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遺典。出塞潼關石濠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諭所

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謂有意於平淡者。卽非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爲純古乎。

答楊宋卿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

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玉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答謝成之曰。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湊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況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

與黃直卿曰。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遂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鞏仲至兩句。切中其病。渠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

跋韓魏公帖曰。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

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其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已甚事。語類下同

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一作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今都蹉過。不能轉去做。補填前日欠闕。栽種後來合做底。一作根株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脚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劄住硬寨做去。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所說地頭。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卽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才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卽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只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晌。說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晌。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干涉。這裏須要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曾做一件事看。

遇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為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去。寓舉聖門弟子。惟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躑欹也。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日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小立課程。大做工夫。

工夫要趲。期限要寬。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三萬竈。明日二萬竈。後日一萬竈。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圖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

且如項羽救趙。旣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顧後。便做不成。

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故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學者須是爲己。譬如吃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爲是乎。寧可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爲是乎。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步實做將去。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而全不會相干涉。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

某適來因澡浴得一說。大抵措背須從頭徐徐用手。則力省。垢可去。若於此處措。又於彼處措。用力雜然。則終日勞而無功。學問亦如此。若一番理會不了。又作一番理會。終不濟事。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因論爲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開闢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學者須養教氣。字開闢弘毅。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

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

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
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是遲鈍。却須終有到時。惟過之者。
便不肯復回來耳。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三十分工夫。自
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
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
行爲重。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
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修

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
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
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
先後。當以致知爲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
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
互相發。今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
至。只管相推。沒長進。因說一朋友有書來。見人說他說得不是。
却來說我。只是踐履未至。涵養未熟。我而今且未須考究。且理
會涵養。被他截斷。教人與他說不得。都只是這箇病。

某與一學者言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

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

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已便自克。如誠則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

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功。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功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功夫爾。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目見物便是義。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

正淳曰。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工夫。後於己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擔閣。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

公是仁之方法。人身是仁之材料。

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

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王景仁問仁。曰。無以爲也。須是試去屏疊了私欲。然後子細體驗本心之德。是甚氣象。無徒講其文義而已也。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並義禮知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

皆道是甜。不曾喫著。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使作得如此。橫渠謂義理深沈方

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得也。此語最佳。

學問只理會箇是與不是。不要添許多無益說話。今人爲學。多是爲名。又去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苑載證父者以爲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爲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弊。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爲不安。死爲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爲生也。若有一毫爲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云。爲己之學。無所爲而然是也。

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

朱子文言集卷之二
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如這般人已是大段好
了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
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
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益不關爲己也聖人
教人只是爲己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
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
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
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

學者須是爲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以此立心
則如今端已斂容亦爲己也讀書窮理亦爲己也做得一件事

是實亦爲己也聖人教人持敬只是須著從這裏說起其實若
知爲己後卽自然著敬

問爲己曰這須要自看逐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
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爲且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
如此理會身己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爲如世上人才讀書便
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是爲人之甚者

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曰這箇須先識
得外面一个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
大凡人爲學便當以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爲
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
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

或以明明德譬之磨鏡曰鏡猶磨而後明若人之明德則未嘗不

朱子文義纂錄卷之二
明雖有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絕。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令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己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裏便明將去。

或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效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其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便是。看他於己分上亦甚修飭。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

不會就本原上著功。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正如佛家說為此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此亦是聖人一大事也。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道理。若還一日不扶持。便倒了。聖人只是常欲扶持這箇道理。教他撐天拄地。

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

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只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只是惡。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

些工夫。只為天下濶。須著如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誠得來是人。誠不得只是鬼。

意不誠底是私過。心不正底是公過。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實。

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只是那微有差失。便是知不至處。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

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

自修。只是專靠師友說話。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為學之初。便自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鍛鍊

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愠也。

禪家云。三家邨也有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

師友質正。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去也好。

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得這箇孝。為仁。是

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經言德字之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

於心。方為德也。

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為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

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

一步趨一步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爲。不要埋沒了他。可惜。只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爲之。又云。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得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

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查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

問見義不爲無勇。這亦不爲無所見。但爲之不力。所以爲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爲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爲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

問集註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以泳觀之。亦有始立之志。不足以帥久。縱之氣者。曰也是志不足。問養得志完全時。只在持守否。曰。持守體察講學考索。凡聖人所說底。皆著去做。問須有一箇本領。曰。貫通處只是敬。問南軒云。敬字貫通動靜。而以靜爲本。曰。那是就那主靜上說。閒時若靜坐些小。也不妨。因舉明道教上蔡且靜坐。彼時却在扶溝縣學中。明道言賢只是聽某說話。更不去行。上蔡對以無可行處。明道教他且靜坐。若是在家有

父母合當奉養。有事務合當應接。不成只管靜坐休。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聖人也只是大槩如此說。如明理底人便思三兩番。亦不到得私意起。又如魯鈍底人思一兩番不得。第三四番思得之。無定。然而多思。大率流入於私意底多。雖此是聖人就季文子身上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是渾厚。占得地位濶。再斯可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問居敬而行簡。曰這箇是兩件工夫。如公所言。則只是居敬了。自然心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箇只說得一邊。居敬固是心虛。心虛固能理明。推著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理明。更有幾多工夫在。若如此說。則居敬行簡底。又那裏得來。如此則子桑伯子大故是箇居敬之人矣。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簡。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

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自有這般人。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能勞擾得。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爲相。每日酣飲不事事。隔牆小吏酣歌叫呼。參亦酣飲歌呼以應之。何有於居敬耶。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子細看始得。又曰須是兩頭盡。不只偏做一頭。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爲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敬之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靜。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烏喙。才覺了。自不復喫。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謬學。將來和怒也。

無了。此成甚道理。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爾。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立之因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是怎生。曰。此是明道爲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湃。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如此說。只是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

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爲他工夫未到。問何謂工夫。先生不答。久之。乃曰。聖門工夫。自有一條坦然路徑。諸公每日理會何事。所謂工夫者。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

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

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說仁。人心也。學理會甚麼事。只是理會這些子。又曰。人只是一箇不肯學。須是如喫酒。自家不受喫。硬將酒來喫。相將自然要喫。不待強他。如喫藥。人不愛喫。硬強他喫。

爲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便言其效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

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將次思量得人成病。而今一部論語。說得恁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著實去用功。如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臨時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顏子也只是使得人心聽命於道心後。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你而今便須是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如客樣。常常如此無間斷。則便能允執厥中。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

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

某所說過底。要諸公有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則無益也。一錄云。說許多話。曉得底。自曉得。不曉得底。是某自說話了。久之云。如釋氏說如標月指。

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久之云。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云。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久之。又曰。昔有人問話於一僧。僧指面前花示之曰。是甚麼。其人曰。花也。僧云。吾無隱乎爾。此不是他無見處。但見處說得粗了。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

鄉黨便恂恂。在宗廟朝廷便便惟謹。與上大夫言便闐闐。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可見。又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儘有妙處。如云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不是他無見處。只是說得來作怪。大抵莊老見得些影。便將來作弄矜詫。又曰黃帝問於廣成子云。吾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東坡注云云。是則是有此理。如何便到這田地。久之又云。昔在一山上坐看潮來。凡溪澗小港中。水皆如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看。識得時。便是一貫底道理。又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如日月。雖些小孔竅。無不照見。此好識取。

子貢所問。以事功而言。於本體初無干涉。故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以己之欲立者立人。以己之欲達者達人。以己及物。無些私意。如堯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於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道理都擁出來。又曰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某自十五六時。聞人說這箇道理。知道如此好。但今日方識得。如前日見人說鹽鹹。今日食之。方知是鹹。說糖甜。今日食之。方知是甜。

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如荀揚何嘗有這

樣說話

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

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也。此說得自好。

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與停。聖人爲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

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漢。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束脚。底村人耶。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旣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

士不可以不弘毅。先生舉程先生語曰。重擔子。須是硬著脊梁骨。方擔荷得去。

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入規矩。使心細而不粗。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

問立於禮。猶可用力。詩樂旣廢。不知今何由興成之。曰旣無此家。具也。只得以義理養其心。若精別義理。使有以感發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涵養從容。無斯須不和不樂。便是成於樂。今禮亦不似古人完具。且只得自存箇規矩。收斂身心。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

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爲外。博文也是

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所以著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了。賢者若著力要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說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正如寫字一般。會寫底。固是會。不會寫底。須學他寫。今日寫。明日寫。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灑意思。克己須著復於禮。賀孫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

如何却說克己了。又須著復於禮。曰。固是克了己。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若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

問克己復禮。疑若克己後。便已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己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爲仁。若克去己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齋。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齋。方合禮也。故克己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爲仁也。又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缺。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

精處

孔子告顏淵。只說克己復禮。若是克得己。復得禮。便自見仁分曉。如往長安。元不曾說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向說向西去。少間。他到長安。自見得。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

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只小康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既死。用之爲臺諫。則不過能論貪污而已。於家國大計。一無所建立。且如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莫是至好。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已有恥不辱君命爲上。蓋孝弟之人。亦

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孝弟爲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

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

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自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釋氏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

問終身行之其恕乎。如何。只說恕。不說忠。看得忠字尤爲緊要。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有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是做恕不出。問忠恕看來。也是動靜底道理。如靜是主處。動是用處。不知是否。曰。聖人每

就用處教人。亦不是先有靜而後有動。問看來主靜是做工夫處。曰雖說主靜。亦不是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亦須著事。君親交朋友。綏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閉門靜坐。事物來時。也不去應接。云且待我去靜坐。不要應。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中須有箇商量。倒斷始得。這處正要著力做工夫。不可皮膚說過去。又曰動靜亦不是截然動。截然靜。動時靜便在這裏。如人來相問。自家去答他。便是動。才答了便靜。這裏既靜。到事物來。便著去應接。不是靜坐時守在這裏。到應接時便散亂了去。然動靜不出一箇理。知這事當做。便順理做去。便見動而靜底意思。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始能靜。靜而能存養。則應接處始得力。須動時做工

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莫使工夫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若無工夫。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矣。動靜恰似船一般。須隨他潮去始得。浪頭恁地高。船也隨他上。浪頭恁地低。船也隨他下。動靜只是隨他去。當靜還他靜。當動還他動。又如與兩人同事相似。這人做得不是。那人便著救他。那人做得不是。這人便著去救他。終不成兩人相推。這人做不是。却推說不干我事。是那人做得如此。那人做不是。推說不干我事。是他做得如此。便不是相爲底道理。又曰所以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言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若不能以敬養在這裏。如何會去致得知。若不能致知。又如何成得這箇敬。

聖人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

第二著才說義乃所以爲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爲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爲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爲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个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

問如何是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曰腔只是此身裏虛處。問莫是人
生來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恁地看事。有箇不穩處。便自
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林擇之嘗說人七尺之軀。一箇鍼割
著便痛。問吾身固如此。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
事物物。嘗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
仁了。問本心依舊在否。曰如今未便理會在不在。論著理來。他
自是在那裏。只是這一處不恁地。便是這一處不在了。如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忽然有一鄉人自不服化。稱王稱伯。便是這一
處無君。君也只在那裏。然而他靠不得。不可道是天理只在那
裏。自家這私欲放行不妨。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
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指窓櫺問范曰。此窓還歸仁否。范默然。其
見之。當答曰。此窓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

得是。便是事事歸仁。且如窓。也要糊得在那裏教好。不成沒巴鼻打壞了。問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如事物未至。不可得而體者。如何。曰。只是不在這裏。然此理也在這裏。若來時。便以此處之。

黃景申嵩老問仁兼四端意。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之。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

嘗止息。看如何枯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朱蜚卿問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己。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著恁地把捉。曰。固是且著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蘖。一齊爆出來。更止遏不得。賀孫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著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

朱子文言集解卷二
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勿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著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擁塞之物。只恁地滔滔流將去。

某常說操則存。克己復禮。敬以直內等語。不須講量。不須論辨。只去操存克復便了。只今眼下。便是用功處。何待擬議思量。與辨論是非。講究道理不同。若此等處。只下著頭做。便是不待問人。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曰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曾親歷了。不識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

素不曾行。忽然一日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

既不以天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天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爲事。亦可謂之天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利善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所爲處都是利。只管硬差排道。是善。今人只是差處多。只一條大路。其餘千差萬別。皆是私路。問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爲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謂如造屋

先有柱脚。然後窓牖有安頓處。

問既云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掐著痛。抓著癢。此非人心而何。人自有人心道心。一箇生於血氣。一箇生於義理。飢寒痛癢。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此道心也。雖上智亦同。一則危殆而難安。一則微妙而難見。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乃善也。

致中和工夫如何便到。其始也不能一一常在十字上立地。須有偏過四旁時。但久久純熟自別。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

其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所謂見天地之心。靜中之動也。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良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

之靜也。

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英才。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接相處。無不是這箇。卽這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一事。便有一事。便有一事。如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於家。便得天下以仁歸之。爲有此理故也。

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爲。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

朱子文言集卷之二
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修爲。而自然與天爲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如程先生說常人之畏虎。不如曾被虎傷者。畏之出於誠實。蓋實見得也。今於日用間。若不實見得是天理之自然。則終是於誠爲未至也。

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書上。則此半版有終有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不讀矣。

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

則說向高遠處。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爲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從知上來。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爲實。然從此做去。卽是進德。修辭處立誠。又是進德事。

問修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

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

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看。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問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中。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爲。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

者亦猶是也。

問輔相裁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耒耜罔罟。皆是。

在天地則爲陰陽。在人則爲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是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沉迷蔽錮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齊宣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殺鯀。卽見善端之萌。肯從這裏做去。三王事業。何患不到。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滾了。豈不壞事。

地中生木。升。汪丈嘗曰。曾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近日學者才相疎便都休了。乾坤只是一箇健順之理。人之性無不具此。雖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健。雖褐寬博吾不憚焉。便是順。如剛果奮發謙遜退讓亦是。所以君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是剛強。健之理如此。至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是異懦。順之理如此。但要施之得其當。施之不當。便不是乾坤之理。且如孝子事親。須是下氣怡色。起敬起孝。若用健。便是悖逆不孝之子。事君須是立朝正色。犯顏敢諫。若用順。便是阿諛順旨。中庸說君子而時中。時中之道。施之得其宜。便是。問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無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

是其心全無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

蔡舉問書所謂降衷。曰古之聖賢才說出。便是這般話。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說見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形骸上起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則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飢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喚做人便

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有道心。則人心爲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炯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則精矣。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謹於毫釐之失。則一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

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好。今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爲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才是勝時。不惟至於流與離。卽禮樂便不在了。曰。這正在勝字緊要。只才有些子差處。則禮失其節。樂失其和。蓋這些子。正是交加生死岸頭。又云。禮樂者皆天理之自然。節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樂也是天理自然有底。然這天理本是儻侗一直下來。聖人就其中立箇界限。分成段子。其本如此。其末亦如此。其外如此。其裏亦如此。但不可差其界限耳。

才差其界限。則便是不合天理。所謂禮樂。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則無不可行也。又云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

這箇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字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己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

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這般說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因云。今且須涵養。如今看道理未精進。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於德性上有不足處。便須於講學上用功。二者須相攢逼。庶得互相振策出來。若能德性常尊。便恁地廣大。便恁地光輝。於講學上須更精密。見處須更分曉。若能常講學。於本原上又須好。覺得年來朋友。於講學上却說較多。於尊德性上說較少。所以講學處不甚明了。

問自太極一動而為陰陽。以至於為五行。為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才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物。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才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裏教你恁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爲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已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旣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引去矣。

擴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心只是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不急迫。如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須便歡喜。在少間。亦未必不禍。更轉爲福。福更轉爲禍。荀子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文王之翼翼。皆爲好也。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是褊隘私吝。皆爲不好也。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

人之分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樽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爲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發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

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謂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竝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

朱子語類卷之二
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
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
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
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是病。道
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
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
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
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
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敢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
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
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

察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
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
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
外事。

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爲人所託。乃爲之。
自有一等人樂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益。符舜功曰。趙
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如水投石。

問前承先生書云。李先生云。賴天之靈。常在目前。如此安得不進。
蓋李先生爲默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後來南軒深以默坐澄
心爲非。自此學者工夫愈見散漫。反不如默坐澄心之專。先生
曰。只爲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須出來理會事。

朱子語類卷之三
向見吳公濟爲此學。時方授徒。終日在裏默坐。諸生在外都不成模樣。蓋一向如此不得。問龜山之學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生學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曰龜山只是要閒散。然却讀書。尹和靖便不讀書。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白豆少黑豆多。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

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隕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隔夕嘗有爲去意見之說者。此皆是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所謂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欣喜情願。上這條路去。四方八面。攙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廣云。此非

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廣云。數曰敬聽。先生教誨做工夫處。左右前後。內外本末。無不周密。所謂盛水不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先生問廣到此幾日矣。廣云。八十五日。曰。來日得行否。廣曰。來早拜辭。曰。有疑便問。廣云。今亦未有疑。自此做工夫去。須有疑。却得拜書請問。曰。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

大雅臨別請教以爲服膺之計。曰老兄已自歷練。但目下且須省閒事。就簡約上做工夫。若舉業亦是本分事。且如前日令老兄作告子未嘗知義論。其說亦自好。但終是搏量。非實見得。如今人說人文字辭太多。不是辭多。只緣意少。若據某所見義內。卽是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自見得義在內。若徹頭徹尾一篇說得此理明。便是吾人日用事。豈特一篇時文而已。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地散散逐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有甚精微奧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閒話。若識得箇頭。上有源頭。下有歸著。看聖賢書。便句句著實。句句爲自家身己說。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己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

方可講學。方可看聖賢說話。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不然。徒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閒話。聖賢急急教人。只在這些子。纔差過那邊去。便都無些子著身己。都是要將去附合人。都是爲別人。全不爲自家身己。纔就這邊來。便是自工夫。這正是爲己爲人處。公今且要理會志趣。是要如何。若不見得自家身己道理。分明看聖賢言語。那裏去捉摸。又云。如今見得這道理了。到得進處。有用力。慤實緊密者。進得快。有用力慢底。便進得鈍。何況不見得這源頭道理。便緊密也徒然。不濟事。何況慢慢地。便全然是空。如今拽轉亦快。如船遭逆風吹。向別處去。若得風翻轉。是這一載。不問甚麼物色。一齊都拽轉。若不肯轉時。一齊都不轉。見說毋不敬。便定定著毋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定著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家口讀

母不敬。身心自恣地怠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口卽是心。心卽是口。又如說足容重。須著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理。手容恭。須著恭。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恭。自家若不恭。便自壞了天理。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云云。把聖賢說話將來學。便是要補填得元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禮勿視。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眼。不曾教自家視非禮。纔視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耳。不曾教自家聽非禮。纔聽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言。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曾教自家言非禮。纔言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身心。不曾教自家動非禮。纔動非禮。便不是天理。

今人將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去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

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下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就是了。便行將去。

石子餘將告歸。先生將子餘問目出。曰。兩日反覆與公看。見得公

所說非是不是。其病痛處只是淺耳。淺故覺得枯燥。不恁條達。只源頭處元不會用工夫來。今須是整肅主一。存養得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持之已久。自然有得。看文字自然通徹。遇事自然圓轉。不見費力。乃舉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二節及明道語錄。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下學而上達云。自古聖賢教人。只是就這箇道理上用功。放心不是。走作別處去。一劄眼間。即便不見。才覺便又在面前。不是難收拾。公自去提撕。便見得。今要下工夫。且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用工夫。鑽紙上語。存得此中昭明條暢。自覺無許多窒礙。方取文字來看。便見有味道。道理通透。遇事則迎刃而解。無許多病痛。然此等語。不欲對諸公說。且教他自用工夫。撞來撞去。自然撞著。

公既年高。若不如此下工夫。恐悠悠歲月。竟無所得。又云某少時爲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見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將與人看不得。公要討箇無聲無臭底道。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著。雖無極而太極。然只是眼前道理。若有箇高妙底道理。而聖人隱之。便是聖人大無狀。不忠不信。聖人首先犯著。

義剛啓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第二番莫爲便了。也不必長長留在胸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一事時。千思萬慮。若

思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度。合下做時。自謂做得圓密了。及事纔過。又便猛省。著有欠闕處。纔如此思著。則便被氣動了志。便是三兩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是難。便是難。不能得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定帖。這也無著力處。聖人教人。但不過是博文約禮。須是平時只管去講明。講明得熟時。後却解漸漸不做差了。

古人學問。只是爲己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會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功。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如人趁養家一般。一日不去趁。便受

飢餓。今人事無大小。皆潦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或問人講學不明。用處全差了。曰不待酬酢應變時。若學不切己。自家一箇渾身。自無著處。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

問謙會與戴肖望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得舉子程文。曰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今人過了此一厄。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先生問前此得書。甚要講學。今有可說否。自修云。適值先生去國匆匆。不及欵承教誨。曰自家莫匆匆便了。

寒泉之別。請所以教。曰議論只是如此。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真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

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

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然一般。

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

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謂真以此爲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三二分人。識些道理。便是不是。夫人與天地並立爲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爲三。只爲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一出一入。若有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其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奪。習所勝。只可責志。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爲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覓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何所不至。夫一陰一陽相對。志才立。則已在陽處立。雖

時失脚入陰。然一覺悟。則又在於陽。今之學者皆曰。他是堯舜。我是衆人。何以爲堯舜。爲此言者。曾不如佛家善才童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而作佛。渠却辦作佛。自家却不辦作堯舜。某因問立志固是。然志何以立。曰自端本立。以身而參天地。以匹夫而安天下。實有此理。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旣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又曰持敬而未免弛慢。是未嘗敬也。須是無間斷。乃可。至如言思慮多。須是合思卽思。不合思者不必思。則必不擾亂。

問所觀書。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旣不能曉古詩。某以爲告子篇諸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如吾今所思慮欲爲之事。才見得合理義。則自悅。才見不合義理。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

明日又做一件。却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爲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旣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旣做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會。

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間之。依舊從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忽爲別思量勾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持。不被他引去方是。顏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話。其末却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看來不消此二句。亦得。然許多話。不是自己著力做。又如何得。明知不善。又去做。看來只是知得不親切。若真箇知得。定不肯做。正如人說飲食過度傷生。此固衆所共知。然不是真知。偶一日飲食過度爲害。則明日決不分外飲食。此真知其傷。遂不復再爲也。把持之說。固是自

用著力。然又以枯槁無滋味。卒急不易著力。須平日多讀書。講明道理。以涵養灌培。使此心常與理相入。久後自熟。方見得力處。且如讀書。便今日看得一二段。來日看三五段。殊未有緊要。須是磨以歲月。讀得多。自然有用處。且約而言之。論孟固當讀。六經亦當讀。史書又不可不讀。講究得多。便自然熟。但始初須大段著力窮究。理會教道理通徹。不過一二番稍難。向後也只。是以此理推去。更不艱辛。可以觸類而長。正如入仕之初。看公案。初看時。自是未相諳。較難理會。須著些心力。如法考究。若如此。看得三五項了。自然便熟。向後看時。更不似初間難。亦可類推也。又如人要知得輕重。須用秤方得。有拈弄得熟底。只把在手上。便知是若干斤兩。更不用秤。此無他。只是熟。今日也拈弄。明日也拈弄。久久自熟也。如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亦是熟後便。

精。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所以貴乎熟者。只是要得此心與義理相親。苟義理與自家相近。則非理之事自然相遠。思慮多走作。亦只是不熟。熟後自無。又如說做事偶合於理。則心安。或差時則餒。此固是可見得本然之理。所以差時便覺不安。然又有做得不是處。不知覺悟。須是常惺惺省察。不要放過。據某看學問之道。只是眼前日用的便是。初無深遠玄妙。至之少精深。蜚之少寬心。二病正相反。

先生教過爲學不可粗淺。因以橘子譬云。皮內有肉。肉內有子。子內有仁。又云。譬如掃地不可只掃面前。如椅子之下。及角頭背處。亦須掃著。

吳棻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純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點。始

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只是黑上出白點。特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質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差異事。如孔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終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之志利欲與志義理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趨夷狄禽獸之徑。志義理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

說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說而心實不然不肯真箇去做此最不濟事

廖晉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方好讀書

林一之問先生說動靜義只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底道理曰固是如此然何須將來引證某僻性最不喜人引證動中靜靜中動古人已說了今更引來要如何引證得是但與此文義不差耳有甚深長今自家理會這處便要將來得使恁地泛泛引證作何用明道言介甫說塔不是上塔今人正是說塔須是要直上那頂上去始得說得濟甚事

與馮德貞說為己為人曰若不為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

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會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為學者多只看為己底是如何他只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為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飢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壹錢也要將歸這是為甚如此只為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為學如何會無所得

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却有用處若是好叢林得一好長老也只是朝夕汲汲不舍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公等學道此心

安得似他。是此心元不曾有所用。逐日流蕩放逐。如無家之人。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颺去聲掉放一壁。不能管得。三日五日不知拈起。每日只是悠悠度日。說閒話逐物而已。敢說公等無一日心在此上。莫說一日一時也無。莫說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今朋友有謹飭不妄作者。亦是他資稟自如此。然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閒慢過日。或云須是汲汲。曰公只會說汲汲。元不曾汲汲。若是汲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閒話。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那件看不得。又掉了。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又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

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某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著力濟得甚事。如坐定一箇地頭。而他支脚也須分布擺陣。如大軍廝殺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鎮之。游軍依舊去別處邀截。須如此作工夫方得。而

今都只是悠悠。礙定這一路略略拂過。今日走來挨一挨。又退去。明日亦是如此。都不曾抓著那癢處。何況更望招著痛處。所以五年十年只是恁地。全不見長進。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去做。四方上下。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甚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曾做得工夫。某常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旣無家事炒。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

思量道理。所以學貴時習。到時習。自然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窓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云。今人做一件事。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緊要底事。可謂倒置。諸公切宜勉之。

諸公請問不切。曰。羣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與講貫。各有

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箇甚麼。若是切己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當質之朋友。同共商量。須有一人識得破者。已是講得七八分。却到某面前商量。便易爲力。今既各自東西。不相講貫。如何得會長進。欲爲學問。須要打透這些子。放令開濶。識得箇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底意思。方是切於爲己。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有言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閑。一時閑。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閑。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或又以離遠師席。不見解注爲說。曰且如某

之讀書。那曾得師友專守在裏。初又曷嘗有許多文字。也只自著力耳。或曰先生高明。某何敢望。曰如此則全未知自責。堯舜與人同耳。曷嘗有異。某嘗謂此皆是自恕之語。最爲病痛。或問格物一項。稍支離。曰公依舊是箇計較利害底心。下在這裏。公且試將所說行將去。看如何。若只管在這裏擬議。如何見得。如做得箇船。且安排槳楫。解了繩。放了索。打將去看。却自見涯岸。若不放船去。只管在這裏思量。怕有風濤。又怕有甚險。如何得到岸。公今恰似箇船。全未曾放離岸。只管計較利害。聖賢之說。那尚恁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如今說了千千萬萬。却不曾去。下得分寸工夫。又曰聖人常說有殺身以成仁。今看公那邊人。教他殺身以成仁。道他肯不肯。決定是不肯。才說著。他也道是怪在。又曰吾未見剛者。聖人只是要討這般人。須

是有這般資質。方可將來磨治。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須是有金玉之質。方始琢磨得出。若是泥土之質。假饒你如何去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自是你根腳本領不好了。又曰。如讀書。只是理會得便做去。公却只管在這裏說道如何理會。伊川云。人所最可畏者便做。

先生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著衣喫飯。是別用心。夫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

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會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

先生見學者解說之際。或似張大。即語之曰。說道理。不要大驚小怪。

先生言此兩日。甚思諸生之留書院者。不知在彼如何。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狷。即狂簡。不忘其初。即不知所以裁之。當時隨聖人在外底。却逐日可照管他。留魯者。却不見得其所至如何。然已說得成章了。成章是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釋氏亦自說得有首有尾。道家亦自說得有首有尾。大抵未成者尚可救。已成者爲足慮。時先生在郡中

大率爲善。須自有立。今欲爲善之人。不可謂少。言多顧浮議。浮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于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著

繁。自痛切。亦何暇恤他人之議哉。

先生氣疾作。諸生連日皆無問難。一夕遣介召入卧內。諸生亦無所請。先生怒曰。諸公恁地閑坐時。是怎生地恁地。便歸去。強不消得恁地遠來。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較計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如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工夫。然到極

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總論為學

公

安西

